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文库



哈姆莱特

罗密欧与朱丽叶

Hamlet
Romeo and Juliet

这是莎翁剧作中的经典之作。诙谐、戏谑、优美，且富有哲理的语言，
回环曲折的悲剧情节，使得这两部作品成为莎翁戏剧的典范。

[英] 莎士比亚/著

探 求 人 生 真 谛 汲 取 人 生 力 量

人民日报出版社

哈姆莱特 罗密欧与朱丽叶

[英] 莎士比亚 著
李宝红 张志华 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姆莱特;罗密欧与朱丽叶/(英)莎士比亚著;李宝红,
张志华译.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8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文库·第2辑)

ISBN 7-80153-970-2

I. ①哈…②罗… II. ①莎…②李…③张… III. 悲剧—
剧本—作品集—英国—中世纪 IV. I56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2417 号

书 名:世界经典文学名著文库(二)

主 编:张海军
译 者:李宝红 张志华
责任编辑:许南方
装帧设计:郑 琪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编:100733)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石家庄市东兴制版印刷厂

字 数:1480千字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80
印 次:200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53-970-2/I·090
文库定价:130.00元

目 录

哈姆莱特

第一幕	(1)
第一场 厄耳锡诺。城堡前的露台	(1)
第二场 城堡中的大厅	(5)
第三场 波洛涅斯家中一室	(12)
第四场 露台	(15)
第五场 露台另一处	(17)
第二幕	(22)
第一场 波洛涅斯家中一室	(22)
第二场 城堡中一室	(25)
第三幕	(42)
第一场 城堡中一室	(42)
第二场 城堡中的厅堂	(47)
第三场 城堡中一室	(58)
第四场	(61)
第四幕	(66)
第一场 城堡中一室	(66)
第二场 城堡中另一室	(68)
第三场 城堡中另一室	(69)
第四场 丹麦原野	(71)
第五场 厄耳锡诺。城堡中一室	(73)
第六场 城堡中另一室	(79)
第七场 城堡中另一室	(80)

第五幕	(85)
第一场 墓地	(85)
第二场 城堡中的厅堂	(94)

罗密欧与朱丽叶

开场诗	(105)
第一幕	(106)
第一场 维洛那。广场	(106)
第二场 同前。街道	(112)
第三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中一室	(114)
第四场 同前。街道	(117)
第五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中厅堂	(120)
开场诗	(125)
第二幕	(126)
第一场 维洛那。凯普莱特花园墙外的小巷	(126)
第二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花园	(127)
第三场 同前。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132)
第四场 同前。街道	(134)
第五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花园	(140)
第六场 同前。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142)
第三幕	(143)
第一场 维洛那。广场	(143)
第二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花园	(148)
第三场 同前。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152)
第四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中一室	(156)
第五场 同前。朱丽叶的卧室	(157)
第四幕	(163)
第一场 维洛那。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163)
第二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厅堂	(166)
第三场 同前。朱丽叶的卧室	(168)

哈姆莱特◇罗密欧与朱丽叶

第四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厅堂	(169)
第五场	同前。朱丽叶的卧室	(170)
第五幕		(174)
第一场	曼多亚街道	(174)
第二场	维洛那。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176)
第三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坟墓所在的墓地	(177)

哈姆莱特

第一幕

第一场 厄耳锡诺。城堡前的露台

(守望者勃那多与弗兰西斯科相遇)

勃那多 是谁在那边?

弗兰西斯科 不,你先听我的。站住!告诉我你是谁。

勃那多 国王吾主!

弗兰西斯科 是勃那多吗?

勃那多 正是我。

弗兰西斯科 嗯,你来得正是时候。

勃那多 十二点的钟已经敲过了,回去休息吧,弗兰西斯科。

弗兰西斯科 非常感谢你来替代。我心里正这么别扭着呢,因为天实在是太冷了。

勃那多 刚才你守望的时候,可曾有过什么动静?

弗兰西斯科 连一只小耗子都没有。

勃那多 那好了,晚安!如果你碰到了我的守夜的同伴们,霍拉旭和马西勒斯,就催他们赶紧过来。

弗兰西斯科 似乎是他们的声音传过来了。喂,站住!是谁在那边?

(霍拉旭及马西勒斯上)

霍拉旭 是我们,自己人。

马西勒斯 丹麦王的臣民。

弗兰西斯科 晚安,诸位!

马西勒斯 晚安,勇敢正直的军人!是谁代替了你?

弗兰西斯科 我的班是勃那多接的。祝大家晚安!(下)

马西勒斯 喂,勃那多!

勃那多 哎——啊!你跟霍拉旭都来了吗?

霍拉旭 有一个他在这儿。

勃那多 欢迎欢迎,好霍拉旭,好马西勒斯!

马西勒斯 怎么!是不是今晚那东西又出现了?

勃那多 目前为止我还什么都没看到。

马西勒斯 霍拉旭不相信我们所见到的,我告诉他我们已经连续两天看到这个可怕的鬼东西出现了,他却认为那只不过是我们的幻觉。所以今天我就请他来跟我们一起守一夜,等到那鬼魂出现了,就可以让他相信我们所说的话,并让他们交谈交谈。

霍拉旭 哈,哈,他不会来的。

勃那多 请你先坐下吧。我们把这两夜来看到的情景再向你叙述一遍,虽然我知道你肯定无法相信我们的故事。

霍拉旭 好吧,我们坐下来,听勃那多讲故事。

勃那多 昨天夜里,就在那北斗西面的天空闪烁的明星向现在所在的地方运行之时,那时候刚敲了一点钟,马西勒斯和我两个人

马西勒斯 嘘!不要说话了,快停下来!看他又来了!

(鬼魂上)

勃那多 与已经死去的国王长得一模一样。

马西勒斯 霍拉旭,你是懂学问的人,去跟他交谈一下。

勃那多 好好看看,霍拉旭,他的样子是不是很像已故的国王?

霍拉旭 非常的像。我的心里因为他而充满了恐惧和惊诧。

勃那多 他想要我们对他说说话。

马西勒斯 你去跟他说,霍拉旭。

霍拉旭 你是何方鬼怪,要在这深夜时分以我们丹麦先王出征作战时的英武神俊的样子出现在这里?以上帝的名义,我命令你说

哈姆莱特◇罗密欧与朱丽叶

话！

马西勒斯 他好像发火了。

勃那多 看，他昂首挺胸地去了！

霍拉旭 说话，说话呀！不准走！我命令你，快回答我的问题！

马西勒斯 他不愿意搭理我们，他走了。

勃那多 霍拉旭，你怎么了？你在颤抖，你的脸色也如此苍白。不知对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这可不是幻觉吧？

霍拉旭 以上帝的名义发誓，如果这不是来自我自己的眼睛，我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会有这样的怪事发生。

马西勒斯 他是多么像我们的国王！

霍拉旭 如你像你自己一样。他身上披的那副铠甲，正是他在讨伐那想谋反的挪威王时所穿的，而他脸上的怒气，跟他在那次激烈的争辩中打倒那些坐雪橇的波兰人一样并无二致。真是一件怪事！

马西勒斯 前两次也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寂静的时候，他一样以一种军人的模样从我们面前走过。

霍拉旭 我不明白应该如何去想，但我却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这恐怕是说明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变故将在国内发生。

马西勒斯 好吧，坐下来吧！如果你知道的话，就告诉我，为什么我们全国的军民要如此不得安眠，戒备如此的森严？为何要每天都在不停地制造武器，还要向国外购买？为什么要连日地把这么多的船只打造，连星期天都不得休息？到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要让我们如此日夜不停地辛苦忙碌？有谁可以将真相表明？

霍拉旭 或许我可以告知你，至少这种传说在民间已有甚多。你们知道，那位刚才还向我们现形的已故的国王，曾经把挪威那位骄蛮好武的福丁布拉斯的挑战接受下来。就在那一次挑战中间，我们的举世称颂的英猛的哈姆莱特，杀死了福丁布拉斯，而出于法律和武士精神之下的敌我双方签订的协议，如果福丁布拉斯战败了，那么不仅是他的生命，他还要把所有的土地奉献给胜者，同样作为赌注的当然也有我们的国王所提出的

同等的土地,如果得胜的是福丁布拉斯,便都归他所有,就像他失败了,他的土地便全归哈姆莱特所有一样,这协定上所说的并无两样。如今生具一副烈火般脾气的福丁布拉斯的儿子,又把一群好勇斗狠的人召集在挪威境内,给他们提供衣物,让他们来干冒险的勾当。我们的当局已经将他们所有的企图都洞悉,他无非是想用武力和强迫性的要求,把他父亲失去的土地夺回去。据我所了解的,我们之所以做这种准备的最主要动机,便在于此,而这一让我们如此戒备的原因,也正是全国为何会如此慌乱动荡的惟一原因。

勃那多 我觉得也应该是这个原因。在到现在为止的战乱之中,我们那位王上都是扮演最主要的角色,所以他向我们做出警醒之时会是身着铠甲的样子。

霍拉旭 那是将我们心灵之眼给惑乱的一点微尘。在古罗马最为强盛的时期,连坟墓里走出来身着殓衾的死人,都在街道上发出鬼哭狼嚎的声音,星辰把长尾来拖,露水也带着血色,太阳成为棕黑,而那掌握潮汐变化的月亮也如一个带病之人一样被吞噬,这一系列象征是有重大事件发生的征兆,都发生在那才略出众的裘利斯·凯撒被刺之前。而如今,在我们国内,这类征兆也多次出现了。

(鬼魂重上)

霍拉旭 但是莫作声!看!看!他又来了!,(鬼魂张开双臂)不管他是否不利于我,我都要挡住他的去路。鬼魂,莫走吧!如果你可以,那么开口对我说话吧!如果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地方,让你的灵魂可以安眠,那么对我说话吧!如果你可以把国家的命运预知,如果你能够给我们可以将灾祸避免的指导,那么对我说话吧!或者是你将你在生前所收集而来的珍宝都埋藏于一个地方,从而在这个地方徘徊,(鸡鸣)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也告诉我吧!说啊,不要离去!马西勒斯,把它拦住!

马西勒斯 可允许我用戟他它?

霍拉旭 嗯,如果他一意孤行。

勃那多 他在这儿!

霍拉旭 他在这儿！

马西勒斯 他走了！（鬼魂下）如此一个尊贵的亡灵，不该受到我们暴力的对待，因为他就如空气一样是无法伤害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徒劳之举。

勃那多 他正准备开口的时候，鸡就叫了。

霍拉旭 因此他便受到了惊吓，如一个罪犯受到了召他去死的命令。我听人家说，白昼之神在黎明总是被报晓的雄鸡那高亢的啼声叫醒，而那些流散在各地，水里、火中、地下、空中的有罪的灵魂，在听到它的示警之后，便会各自回到自己的巢穴中去，如今所发生的事情已经证实了这句话。

马西勒斯 在鸡啼的时刻他走了。我听人这样说过：这报晓的鸟儿在我们的救主出生之时彻夜长鸣。他们说，在那个时候，所有的鬼魂都不得不隐藏起来，夜间的空气也十分干净，连一颗放射毒光的星辰都没有，也没有一个用巫术来迷人的神仙，妖魔的咒语也没有了法力，世上的一切都是圣洁而美好的。

霍拉旭 有人曾经这样对我说过，我也挺相信的。但是，你看，那东方神山的最边远处，披着赤褐色的衣服的清晨已踏着露珠走过来了。我们下岗的时间也已经来到了。以我来看，今夜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告诉年轻的哈姆莱特。因为我可以用我的生命向上帝发誓，这个对我们只字不语的鬼魂，一定会有什么话告诉他。你们意下如何？凭着我们的交情和责任，是否应该将这件事告诉他？

马西勒斯 同意，我们还是应该去告诉他的。我知道在哪儿可以最容易找到他。（同下）

第二场 城堡中的大厅

（国王、王后、哈姆莱特、波洛涅斯、雷欧提斯、伏提曼德、考尼律斯、群臣、侍从等上）

国王 我们的心中应该为了亲爱的哈姆莱特王的新丧而充满了悲

痛,举国上下都应为了这一惨事而表示一致的哀悼,但我们应该有感于后死者所担负的重大责任,不得不将性情来逆转:一方面为了纪念他而表明适度的悲哀,另一方面也应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因此受制于一种复杂的悲喜交加的情绪,我的双眼分别充斥着幸福和忧虑,我已经跟我昔日的兄嫂,如今的王后,这一个尚武之国的共同的统治者结为夫妇,让下葬的挽歌共响于结婚的喜乐,把那沉痛的苦痛用盛大的欢喜来抵消,在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征得了大家诚意的赞同后,成全了这一次婚姻,这一点我必须感谢大家。如今我要告诉大家,那年轻的福丁布拉斯轻视我们的实力,或许他以为在我们的王兄去世之后,我们的国势已经大减,从而幻想从中获取利益,不断地来信要求,把我们英武的王兄依法赢得的他父亲的土地还给他。这是他所说的话。现在要把我们的态度和为何召集大家前来的目的告诉大家。我们的对策如下所说:我写好了给挪威国王的一封信,这个年轻的福丁布拉斯的叔父——他还未曾听到他侄儿的企图,因为他正卧病在床——我会在这儿提醒他注意他侄儿在国内征募壮丁,训练士卒,做各种积极准备的各种举动,要求他把他的进一步的行动快速制止。考尼律斯,现在我就派遣你跟伏提曼德,去把这封信送给挪威老王,你们只可谈所规定的条件,不可乱用你们的权力与挪威签订任何逾越范围的协议。(交一份文书)再会,你们快去吧!

考尼律斯、伏提曼德 是,我们会全力让陛下的旨意得到实行。

国王 再会,你们的忠诚我自知。(伏提曼德、考尼律斯同下)现在,不知你有什么话说,雷欧提斯?你曾说对我有一个请求,雷欧提斯,到底是什么?只要是合乎情理的事情,你跟丹麦国王说了的话,他总不会不答应你。雷欧提斯,我哪次不是在你开口之前,便应允了你的要求?丹麦王室与你父亲的亲密关系,正如头脑之于心灵般的默契;而正如双手乐意为嘴做事一样,丹麦国王也情愿效劳于你的父亲;雷欧提斯,你要些什么?

雷欧提斯 国王,我希望您能允许我回法国去。这一次我能够略尽臣子的微忱,回来参加您的登基盛典,实在是臣下莫大的荣光,但

如今我已经完成任务，而我的这颗愚心在向法国飞去，只恳请陛下开恩准许。

国 王 你父亲可曾应允了你？波洛涅斯，你意下如何？

波洛涅斯 陛下，我已经不起他不知疲倦的屡次要求，答应了他。但请陛下让他去吧！

国 王 那么，雷欧提斯，充分利用你的时间，尽情施展你的本领吧！但是，过来，我的亲人，我的侄子哈姆莱特——

哈姆莱特 （旁白）不同寻常的亲族，往昔不识的路人。

国 王 为什么你身上依然被愁云所笼罩？

哈姆莱特 不，陛下，太阳已经晒了我好久。

王 后 亲爱的哈姆莱特，把你的黑衣脱下，对你的父王应该和颜悦色一点儿，莫要老将眼睑垂下，在泥土中把你那尊贵的父亲找寻。活着的人总是要死的，无论谁都将从生存的时空迈入到永恒的宁静，你知道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

哈姆莱特 是的，母亲，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

王 后 既然如此，那你又为何总是看上去如此的闷闷不乐？

哈姆莱特 “看上去”，噢，母亲！不，本来就是如此，我不知道什么“好像”不“好像”。好母亲，不管是我的墨黑的外套、丧服的穿着、那竭力吐出的哀叹、如滔滔之江水般的眼泪、郁郁不乐的脸色、还是一切仪态、表情和悲伤的流露，都无法将我内心的真实想法表露。谁都可以装出这等样子，这些才是给别人看的東西。它们只是套在悲伤外面的装饰，而无法表达出我内心深处那郁结和悲愤的心绪。

国 王 哈姆莱特，你的哀思如此深厚，这本是你的天性中纯朴过人之处。但是你应该知道，不管是谁都会失去亲人，你的父亲亦失去过父亲，而失去的父亲自己也失去过父亲。而为了尽其孝道，未死的儿子必须要有一段时间来服丧，以表示他的哀悼，但是长久不变的悲伤，就是一种不智的违道之行，不是好男儿应有的德行。它只是一种违背上天意志的行为，一颗不能够忍受艰苦磨难的心，一个没有韧性的头脑和一种固执不化的理智的表现。既然我们明白那件事是不可避免的，是什么人

都会经历的,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念念不忘它呢?嘿!那是一种罪过,无论是对上天,对死者,还是对世事人情。那也是为理智所不容的,因为上起自第一个死去的父亲,下截至今天最后一个父亲的死去,上天永远都告诉我们“这是不可避免的。”我请你把这种无谓的情怀抛弃,认定我就是你的父王;因为我将公布于世,像一个最亲爱的父亲对他的儿子一样,告诉大家你将是将来国家的君王,将拥有无上的尊荣和地位,而你想要回威登堡继续求学,我们谁都不愿这样。请不要离开这儿,听从我的意愿,继续领袖群臣,以我们最亲近的国亲和王子的身份,让我们为每天都可以见到你而心里高兴。

王 后 哈姆雷特,请你不要离我们而去,不要去威登堡,不要让你母亲的愿望归于无用吧。

哈姆莱特 母亲,我愿意尽力服从您的意志。

国 王 啊,这样的答复才是充满孝心的,你将与我在丹麦享有同样无上的尊贵。来,御妻。我因为哈姆莱特的这一顺从而感到十分的高兴,为表达对此事的欢庆,今天每一次丹麦王的举杯庆祝,都要有一响高耸入云的礼炮鸣放,让上天与地下的巨响相和,共同发出欢乐的回声。来。(除哈姆莱特外,均下)

哈姆莱特 啊!但愿这个坚实的肉体会消融,化解,就像露水一样。或者那禁止自杀的法律没有被那无所不能的神灵制定!主啊!上帝啊!在我看来,人世间的一切都是那么地无聊、可憎、陈腐和无味!哼!哼!恶毒的野草长满在这个荒芜杂乱的花园中。竟然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刚刚死了两个月!不,还不到两个月!那个国王是如此地英武,与这一个相比,犹如天神比之于鬼怪;那么疼爱我的母亲,甚至连她的脸庞都不愿被山风吹痛。老天啊!我必须忘记吗?嘿,她就如吃到了美味的食物一般,如此幸福地在他身边依偎。而仅仅只过了一个月——我无法继续想下去了!女人啊!你就是脆弱的别名!她仅在一个月前还哭得像一个泪人儿,在我那惨死的父亲下葬之时。而如今她送葬时所穿的那双鞋子还依然未旧,她竟然,她竟然——她竟然就嫁给了我的叔父——我的父亲的弟弟,

而他却与我的父亲毫无相似之处，正如我一点都不像赫拉克勒斯。——伟大的主！就是一头不知理性的畜生的悲哀也要比这个长久！短短的一个月之间，她那虚伪流泪的眼睛上的红肿依然没有消退，她便嫁了人了。啊，无耻的仓促，如此迫不及待地投入了乱伦的被褥！那是一件无耻之事，亦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可是我的心啊，就这样裂了吧，因为我不得不闭上我的嘴！

（霍拉旭，马西勒斯，勃那多同上）

霍拉旭 殿下，午安！

哈姆莱特 噢，霍拉旭，十分高兴看到你身体健康！

霍拉旭 我亦是如此，殿下，我愿永远都做您的卑下的仆人。

哈姆莱特 不，我更愿与你互为兄弟，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霍拉旭，为何你不在威登堡？马西勒斯！

马西勒斯 殿下——

哈姆莱特 见到你很高兴。（向勃那多）午安，朋友。——可是到底为什么你要离开威登堡？

霍拉旭 殿下，不过是偷闲耍懒而已。

哈姆莱特 我可不想听到这样的话出自你的口，也不许你用这样的话来刺痛我的耳朵，使它相信你对自己所做的诬蔑。你不是一个偷闲耍懒的人，我明白。你是否有什么事来到了厄耳锡诺？我们要与你痛饮一番呢，在你未动身离去之前。

霍拉旭 殿下，我为您父王的葬礼来。

哈姆莱特 我的同学，莫要取笑吧，我想你是为参加我母后的婚礼而来。

霍拉旭 可真是的，殿下，这两件事情相隔得可真不远呢。

哈姆莱特 这可是一举两得的绝妙主意，霍拉旭，正好可以用葬礼中未用完的残羹剩饭，来请婚礼中的宾客。霍拉旭，我宁可与我最痛恨的仇人在天上相见，也不愿看到那样的一天！我仿佛看到我的父亲。

霍拉旭 在哪儿，殿下，在什么地方？

哈姆莱特 霍拉旭，在我心不悦的心的深处。

霍拉旭 他是一位极好的君主，我见过他一次。

- 哈姆莱特 总的说来,我再也见不到像他那么英武堂堂的男子汉了。
- 霍拉旭 我想我昨天晚上看到过他,殿下。
- 哈姆莱特 看见谁?
- 霍拉旭 我看到了您的父王,殿下。
- 哈姆莱特 我的父王!
- 霍拉旭 莫要吃惊,且让我慢慢地告诉您这件奇事,我可以让这两位来做见证。
- 哈姆莱特 快讲给我听吧,看在上帝的份上。
- 霍拉旭 这两位朋友,马西勒斯和勃那多,在万籁俱寂的夜中守望之时,连着两次都曾看到一位全身都披着铠甲、如您父亲一样的人形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从他们的身边迈着庄严而缓慢的步伐走过。他三次在他们惊奇诧异的眼前走过,手中拿着的鞭杖可以碰到他们的身上,他们吓得只能呆立着不动,浑身几乎都瘫痪了,没有对他说一句话。他们偷偷地告诉我这件事情,带着一种恐惧的心情,于是我就在第三夜陪着他们一起守望。那鬼魂又如他们所说的一样出现了,所出现的时间与所出现的形状,都说明了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很正确。我见过您的父亲,那鬼魂跟他生前的样子是如此相似,就如我们这两只手一样的并无二致。
- 哈姆莱特 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
- 马西勒斯 殿下,就在我们守望的露台上。
- 哈姆莱特 你可曾与他说什么?
- 霍拉旭 我说了,殿下,但是他却没有回答过我;有一次他似乎要抬头跟我说话,但那时候晨鸡开始了第一声啼叫,他一听到叫声便隐身失去了踪影。
- 哈姆莱特 这很奇怪。
- 霍拉旭 以我生命的名义发誓,殿下,这件事是真的。我们觉得应该让您知道这件事,这是我们应负的责任。
- 哈姆莱特 没错,没错,朋友们,但这件事却令我十分迷惑。你们今晚是否依然去守夜?
- 马西勒斯、勃那多 是的,殿下。

哈姆莱特 你们说他可穿着铠甲？

马西勒斯、勃那多 是的，殿下。

哈姆莱特 从头到脚？

马西勒斯、勃那多 是的，殿下。从头到脚。

哈姆莱特 那么他的脸你们有没有见到？

霍拉旭 见到了，殿下，他的脸是未盖的。

哈姆莱特 他瞧上去可是在发怒？

霍拉旭 他脸上悲哀的表情多过了愤怒。

哈姆莱特 他是一种惨白的脸色，还是红润的？

霍拉旭 十分惨白。

哈姆莱特 你可曾觉得他在注视你？

霍拉旭 他直视着我的眼睛。

哈姆莱特 我当时如果在场该多好。

霍拉旭 那么您一定会因此惊讶万分。

哈姆莱特 大概会的，大概是。他停留的时间可长久？

霍拉旭 大概跟一个人用适当的速度从一数到一百那么长久。

马西勒斯、勃那多 比那要长一些，长一些。

霍拉旭 跟我相见的那次，大概就那么长。

哈姆莱特 他的胡须是否斑白？

霍拉旭 没错，正如他生前一样，乌黑的胡须中夹杂着几根白色的。

哈姆莱特 那么今晚我也去守夜，或许他会来。

霍拉旭 我可以保证他一定会来。

哈姆莱特 如果他是借我父王的形象出现，那么我定要与他交谈，即使是地狱向我威胁让我不要作声。如果你们还未曾将你们所见到的一切告知别人，那么我要求你们大家继续保守着这份秘密。不管今晚有什么事情发生，都莫要从口舌间将它透露出来，只要默默地放在心中。我一定会对你们的忠诚做出报答。再会吧，好了。我会在今晚十一点到十二点钟的这段时间到露台上来看望你们。

众 人 誓死为殿下效忠。

哈姆莱特 让我们把这份不变的友情保存，再见！（霍拉旭、马西勒斯、勃